



中国经典名著

张文祥刺马案

(下)

〔清〕平江不肖生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追包袱无意脱	 1
第二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	... 11
第二十三回	练工夫雾拥峨嵋山	起交涉钟动伏	... 20
第二十四回	射怪物孙癞子辞师	卖人头邓法官	... 30
第二十五回	斗妖术黑狗抢人头	访高僧毒蛇围	... 39
第二十六回	显法术铁丁钉巨树	卖风情纤手送	... 53
第二十七回	邓法官死后诛妖孙	癞子山居修道	... 62
第二十八回	红莲寺和尚述情由	浏阳县妖人说	... 71
第二十九回	神僧有神行钟名鼻	涕恶鬼作恶事	... 85
第三十回	诛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昼显阴	... 92
第三十一回	救徒弟无垢僧托友	遇强盗孙癞子	.. 100
第三十二回	施巧计诈醉愚船主	救客商装梦捉	.. 114
第三十三回	仗隐形密室闻秘语	来白光黑夜遇	.. 122
第三十四回	报兄仇深宵惊鬼影	奉师命彻夜护	.. 131
第三十五回	闻警告暂回红莲寺	报深仇巧刺马	.. 144
第三十六回	郑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挟怨煽	.. 153

第二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追包袱无意脱

话说郑时听了张文祥发急的话，翻起两眼望着张文祥的脸，出神了半晌。才一把挽了张文祥的手，走出花厅，到一处僻静所在，低声说道：“你以为这公文果是从四川总督衙门里来的么？”张文祥惊问道：“难这公文也可以假造的吗？”郑时叹道：“人心难测，你只想想：你我两人在四川的声名，究竟谁的大些？”张文祥道：“一切的事都是由我出面做的居多，知道我的人，自比知道二哥的多些。”郑时道：“好吗。这公文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别人和老四都没有提起。老四到山东的时日比我久，何以四川总督就只知道有我呢？”张文祥道：“我心里也正是这们想，然则这公文毕竟是怎么来的呢？”郑时仍是叹气摇头道：“人心难测，我不愿意说，说起来你也呕气，我更呕气。你的性子素来不能忍耐，甚至还要闹出很大的乱子来。”

张文祥急的跺脚道：“二哥简直不把我当人了吗？我跟二哥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也干了不少的事，何时因性子不能忍耐闹过事？这几日我看二哥的神气，大异寻常，好象有很重大的心事一样，我几次想问，都因二哥说旁的话岔开了。于今忽出了这桩意外的事，二哥还不肯对我实说，不是简直不把我当人吗？”郑时握住张文祥的手道：“你不用着急，我仔细思量，这事终不能不向你说，我悔当日不听你的话，胡乱娶了柳氏姊妹同来，以致有今日的



事。你以为马心仪这东西是一个人么？说出来你不可气忿，柳氏姊妹都被马心仪这禽兽奸通了，”郑时说到这里，觉得张文祥的手，已气得发起抖来，即接着劝道：“这事你就气死，也是白死了，且耐着性子听我说完了，再商量对付罢。”

遂将那日在正房窗外所闻见的情形，继续述了一遍道：“象这样来路不正的女子，我也明知道是靠不住的，我只因平生好色贪淫，每遇女色，就不由得糊涂不计利害了。我受报是应该的，毫不怨恨。只可惜你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平时视女色如蛇蝎的，也为我牵累，呕此齷齪之气了，我心里甚为不安。”

张文祥道；“二哥何必说这样客气话。我细细想来，倒不觉得呕气。我与柳无仪名虽夫妇，实在和邻居差不多。我一则因她是柳儒卿的女，她不知道我是张文祥，不妨和我做夫妻，若将来知道了，她念父仇，则夫妻成为仇敌，我送了胜命还是遭人唾骂。若她竟因私情把父仇忘了，则这种妇人的天性凉薄可想，我如何能认她为妻室呢？我既明知是这般配合的夫妇，万不可能偕老，又何必玷污她的清白，以增加她忿恨之心呢？二则因我练的武艺，不宜近女色。当日为二哥与无非已结了解之缘，使我不得不勉强迁就，然直到如今，彼此都不曾沾着皮肉。二哥前日既劝我那些言语，大约我对无仪的情形，也可以推测得几分了。原不过挂名的夫妻，管她贞节也好，不贞节也好，我越想越觉得犯不着呕气。还得劝二哥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只思量将如何离开这禽兽下流之地。”

郑时点了点头道：“四弟真是个人有为有守的人，愧我



在读诗书，自谓经纶满腹，真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人。你我相交十多年，到今日才知道你有这般操守，我不成了个瞎子吗？，你当日在船上说的话，我不能听从，不是个聋子吗？我自从那日在上房窗外看见了那种禽兽行为之后，就无日不思量离开此地，只因一时想不出相安的去处，所以迟疑不能决。想不到马心仪就有今夜这番的举动，他是这们一来，我倒不能悄悄的偷走了。”张文祥道：“原来的情形既是如此，那么淫贼今夜这番举动，其本意不待说便是打算借此将二哥和我撵跑，所以刚才他已露出放二哥逃走的意思来。我们到了今日，难道在此还有甚么留恋。只看二哥的意思，就是这们不顾而去呢？还是想警戒这淫贼一番再走？打算如何警戒他，我都可以包办。”

郑时道：“警戒他的举动，尽可不必。这种不体面的事，我们极力掩饰，还恐掩饰不了，岂可再闹出些花样来，自己挑拨的给外人知道。我若不为想顾全这点儿体面，早已离开这里了。于今四川总督的公文，在我自己可以断定是假的，而外人不明白这里面实在情形的，决不会猜疑到假字上去。我若在此时悄悄的逃走，将来绿林中朋友，必骂我不是汉子，只顾自己贪生畏死，不顾结拜兄弟为难，没有义气。”张文祥忿然说道：“谁还认这人面兽心的东西做结拜兄弟。”郑时道：“这却不然。你我心里尽可不认他，口里不能向人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没有趣味。我当日不杀他，反和他结义，并用种种方法，使他的功名成就，原想今日借他一点儿力量，开你我一条上进之路。我平生不倚靠旁人，倒也轰轰烈烈的干了半世，谁知一动了倚靠旁人的念头，就没有一件适心遂意的事了。不但凡事都不顺手，



连心思都觉不如从前灵敏了。”

张文祥道：“没有志气的人，每遇失意的时候，多喜说颓丧厌世的话，二哥怎么也说出这些话来了呢？依我看来，这公文算不了一回事，既决计走就走他娘，管甚么人家骂不骂。绿林中人巴结官府想做官，就是应该挨骂的了，我因不愿意再与那人面兽心的东西见面，趁今夜悄悄的走了完事。且看他们这般狗男女，究竟能快乐多久。”郑时摇头道：“此时已是半夜，离天明不久了，待走向那里去，休说我不能和你一样穿檐越脊，如履平地。即算我有你一般的能耐，也不情愿悄悄的偷走。你是与那公文无干的人，趁这时就走，倒是上策。”张文祥叹道：“我若肯撵下二哥，一个人逃走，岂待今日。二哥既是存心要来得光明，去得正大，我也只好听凭二哥。”

二人正在说话，忽听得施星标的声音，二哥二哥的一路从里面叫了出来。郑时连忙答应。二人回身走到西花厅，只见施星标一手擎烛，一手托着一包似乎很沉重的东西，愁眉不展的向郑时唉声说道：“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我简直做梦也想不到忽然会有这们一回事。”张文祥接声叹了一口气，正待答话，郑时原是和他握手同行的，忙紧捏了张文祥一把，抢着答道：“公文虽是这们来，好在有大哥这般的靠山，还怕甚么。不过累得大哥为我的事麻烦担风险，我心里终觉有些不安罢了，于今是大哥教四弟来有甚么话说么？”施星标一面将手中的包儿递给郑时，一面说道：“大哥口里虽不曾说甚么，只是我看他脸色神气，也有很为二哥这事着急的样子。这包裹是大哥交我送给二哥的盘缠纹银二百两。大哥说，他还



有要紧的话和二哥说，奈院里不便说话，教二哥且到鸿兴客栈里停留半日再走，他改装悄悄的前来相会。”张文祥忍不住问道：“与其白天改装到鸿兴栈去说话，何妨此时到这里来，或教二哥到签押房去呢。”施星标道：“三哥不知道大哥为这事担着多大的干系，必然是因在这里说话，有多少不便之处，所以宁可改装到鸿兴栈去。”这时郑时因伸手接那银包，不曾握着张文祥的手，听张文祥这么说，很着急的抢着说道：“大哥思虑周密，不会有差错的，我本当即时上去道谢。只因此时夜已深了，大哥白天事多，恐怕扰了他的清睡。不过得托四弟转达几句话：公文上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只我一人避开，便可无事，家眷不宜与我同走，我并不向内人说明。我将内人寄在大哥这里，千万求大哥照顾。”张文祥见郑时到这时候还说这种言语，不由的气忿填膺，那里忍耐得住呢，逞口而出的说道：“这何待二哥嘱托，公文上虽没有我的名字，然二哥既不在这里，我还在这里做甚么，无论去甚么所在，我始终跟着二哥走便了。”

这几句话，只急得郑时不知要如何掩饰才好，幸喜施星标为人老实，听不出张文祥的语意来。也接着说道：“三哥的话不错，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二嫂留在这里，何待二哥嘱托照顾呢。难道大哥还好意思不当自家的弟媳妇看待吧？”张文祥又待开口，郑时连忙截住，说道：“话虽如此，我拜托总是应该拜托的。四弟上去回大哥的话，请顺便说三弟为人疏散惯了，在此地打扰了这们久，于今也想到别的地方走走。不待说他的家眷也是要寄居这里的，”施星标道：“公文里面既没有三哥的名字，三哥何必走甚



么咧？”张文祥道：“定要公文中有名字才好走吗？等到那时，只怕已经迟了呢。”郑时惟恐张文祥再说出甚么话来，急将手中银包交给张文祥道：“三弟不要说这些闲言杂语，且把这银子收起来罢。我两人的盘缠都在这里，搁在你的身边妥当些。”这们一来，才将张文祥的话头打断了。好在施星标是个心粗气浮的人，听了也不在意，当下就回身复命去了。

郑时见施星标已去，便跺脚埋怨张文祥道：“我的性命，只怕就断送在你这些话上头上。”张文祥吃惊问道：“这话怎么讲？”郑时道：“你听人说过强盗出于赌博，人命出于奸情这两句古语么？寻常和人女子通奸，给女子的丈夫知道了，尚且多有谋杀亲夫的举动。何况一个官居极品，一个有罪名可借的呢？我就处处做作得使他不疑心我已识破，还愁他不肯放我过去，故意发出言语来使他知道，还了得吗？”张文祥忿然说道：“二哥不要是这般前怕龙后怕虎，为人生有定时，死有定地，杀了头，也不过一个碗大的疤。他不要二哥的命便罢，他要了二哥的命，我若不能要他的命，算我不是个人。”郑时急忙掩住他的口，说道：“我其所以不早向你说，就是为你的性子不好，怕你胡闹。你要知道，我们此刻不能和在四川的时候比了。便是在四川，手下有那么多兄弟，也只能与不成才的县府官为难，司道以上，就不容易惹动他了。于今你我都是赤手空拳，常言：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一轻举妄动，便是自送性命，于事情无益，反遭了骂名。”

张文祥听了这些话，心里益发呕气，只口里懒得辩论。这夜二人等到天明发晓，就不动声色的走出了巡抚部院。



张文祥道：“我们何不就此出城走他娘，还去鸿兴栈做甚么呢？”郑时道：“不然。我原是不打算偷逃，才等到今日，早走本十分容易，已到今日，他若没有杀害我的心思，我用不着逃走。有心杀害我，岂容我一个人单身逃走？”张文祥没得话说，跟着走到鸿兴栈。郑时与张文祥商议道：“我仔细想来，你我命里，于妻、财、子、禄都是无缘。亏得当日经营了一个红莲寺，从此只好出家不问世事。我在这里等着，你去街上买两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和长行人应带的雨具之类，马心仪来过之后，我们便好登程。”张文祥应着：“是”，带了银两出来，匆匆忙忙买了些东西，连同银两做一个包袱捆了。忽然觉得有些心惊肉跳，不敢多耽搁，回头向鸿兴栈这条街上走来。

离鸿兴栈还有半里远近，陡见前面有无数的人，如潮涌一般的奔来，少壮的争先恐后，将老弱的挤倒在地，背后的人又拥上了，就在老弱的身上踏践过去。只挤得呼号哭叫，登时显得纷乱不堪。张文祥看那些人面上，都露出一一种惊疑的神气。心里正想扯住一个年老些儿的人，问他们为甚么这般惊慌逃跑。那些人跑的真快，一霎眼就拥到跟前来了。张文祥向旁边一闪，打算让在前面的几个少壮男子冲过去，再扯往年老的话。谁知这一闪却闪坏了，脚便还不曾踏稳，猛觉有一个人向胳膊上撞来。这一下撞的不轻，只撞得张文祥头脑一昏，被撞的胳膊，痛的与挨了一铁锤相似，两脚站立不住，一翻身就栽倒了。张文祥心想：这东西好厉害，那来的这们大的气力，竟能将我撞成这个样子。会武艺的人毕竟不同，便是躺下了也比寻常人起来得快些，张文祥正待奋身跃起，就觉有人将他的胳膊



膊挽住，往上一提，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张文祥乘势跳起身来看时，仿佛是很面熟的一个人，已撇开手上前挤去了。

张文祥陡觉背上轻了，反手一摸，不见了包袱，不由得着惊，暗想道：“难道连缠在背上的包袱都撞掉了么？”再回头向地下寻找，那里有甚么包袱呢，随口骂道：“将我撞倒的那个东西，一定是个剪绺的贼。怪道他那么重的撞我一下，原来是有意来偷我包袱的。这包袱是我兄弟逃命的盘缠，由你偷去了就是吗？怪道他挽住我的胳膊，把我提了起来，若不然也取我背上的包袱不住。”一面骂着，一面不迟疑的折身追赶，喜得那人还走得不远。分明看见他一手提了那个包袱，向前跑几步又回头望望，好象看失包袱的追来没有追来的神气。只是张文祥走街边追赶，那人只回头看街心的人，眼光不曾做到张文祥身上，张文祥气得胸脯几乎破裂了，暗骂：你这不睁眼的小贼，怎么剪绺会剪到我身上来了呢。紧追了几步，忍不住旋追旋喊道：“哇，你抢了我的包袱，打算跑到那里去？你若是知趣的，赶紧退我还没事，定要我追上，就休怪我不饶你啊。”张文祥不是这们喊，便也罢了，那人跑得并不快，且不断的回头，要追上还不容易些，这几句话一喊出来，那人听得回头望张文祥一眼，两脚登时和打鼓的一样，急急的跑起来了，似乎嫌包袱提在手中不好畅所欲跑，边跑边将包袱照样缠在背上，这种气教张文祥如何能受，也就尽力量追上去。两人的脚步都迅捷如风，顷刻便追到了城外，张文祥只是追赶不上。又追赶了一会，看见前面有一个庙宇。张文祥心里才忽然想起来了，原来这个抢包袱的人，便是



在那日在街上遇见用胸膛抵住骡车不许过去的异人。因那日这人的酒已喝得酩酊大醉，神情态度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见面但觉面熟。加以心中有事，一时竟想不起来。此时看见了关帝庙，才将那日的事触发了。张文祥既想起了抢包袱的就是那异人，心里倒不着急了，也不觉气忿了。因为料想有这般大本领的人，决不至存心抢人的包袱，是这般举动，必有原故。再看这人果然背着包袱，跑进关帝庙里去了。

张文祥跟进庙门，只见这人已将包袱就庙门旁边的地下打开来，取了一件新买的衣披在身上，一摇一摆的，低头打量称身与否，见张文祥走来，也不理会。张文祥在江湖上混了多年，遇了这种异人，自然不敢怠慢，当即上前作了个揖，说道：“前日从某处追随老丈到这里，原是要听候指教的，因不敢扰了老丈的酣睡，以为在别处盘桓一会再来，老丈必已睡足了。谁知在别处略耽搁了些时，回头来老丈已酒醒出去了。今日难得老丈肯这们赏脸，特地把我引到这里来，请问有甚么见教之处？”这人抬头看了看张文祥，做了不认识的样子，说道：“你认识我吗，你既认识我，怎么骂我是剪绺的小贼呢？”张文祥笑道：“那是我的两只肉眼不争气，因为与老丈亲近的时候太少，突然于无意中遇着，一时想不起来。请问老丈，刚才那许多人，为甚么都惊慌逃跑？”

这人说道：“我也弄不清楚，我有一个朋友初到山东来。寄寓在鸿兴客栈里。我前几日去访了几次，都因去的时候太晏，我那朋友出门拜客去了。今日只得早些起床，等城门一开就到鸿兴客栈去，才和我朋友会了面，正是久



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彼此谈论得非常高兴。忽听得隔壁房间人声嘈杂，满客栈都震动了，那朋友拉我出房探看是甚么事，不看犹可，看时真险些儿反把我吓死了。原来挤满了一客栈的兵，刀枪眩目，威势逼人，就在隔壁房间里。据说捉拿江洋大盗。一会儿便拖出一个人来了，我看那里象一个江洋大盗，分明是一个很儒雅、很漂亮的斯文人，拖出来连话都没问一句，只怕姓名还不曾问明白，就在客栈门口杀了。杀了那斯文人也罢，忽然那些兵又说逃了一个，大家仍回身到各房间里搜查。是这般拿了不问情由的就杀，你说谁不害怕，自然一个个都向外面逃跑。一半兵在客栈里搜查，一半兵跟着逃跑的客追出来。过路的人不知道甚么事，也吓得乱跑。我怕的最厉害，所以跑得最快，不提防把你撞倒了，临时见财起意，取了你这包袱，谁知你这们小气，拼命跟着追赶。”

张文祥知道事情不妙，心里和刀割一般的难过，表面上仍竭力镇静着问道：“老丈可曾打听杀的那个江洋大盗姓甚么？”这人摇头道：“杀的人那里是江洋大盗，是鸿兴栈住的熟客，和现在山东的马抚台是亲戚。姓甚名谁虽不知道，只是大家因他确实是一个斯文人，料定他死得很冤枉。”张文祥听到这里，脸上不由得已急变了颜色，两眼同时忍不住流下泪来，不知这被杀的是不是郑时？且待下回再说。



第二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

话说这人见张文祥急得变了颜色，并忍不住流下泪来，即做出惊异的样子问道：“难道杀死的是你朋友吗？要你哭些甚么？”张文祥明知这人是个有来历的，其所以有这番抢包袱的举动，是恐怕他回鸿兴栈去自投罗网，有意是这般将他引出城外来，就是在暗中救他性命的，便不再隐瞒了，随即向这人跪下，说道：“我早知您老人家是异人，这番救我的盛意，我也明白了。你老人家既能是这般救我，我和郑二哥在督抚衙门里面的事，不待说是了如观火的了，于今我郑二哥既屈死在那人面兽心的淫贼手里，我惟有求你老人家指引我一条报仇的路，我的性命可以不要，这仇却不可不报。”这人忙伸手将张文祥扶起来，说道：“泪眼婆娑的跪在地下，若给到这庙里来烧香的人看见了，象甚么模样。”张文祥立起身来，说道：“我一则感激你老人家救命之恩，二则因报仇心切，非求你老人家指引，恐难如愿，所以不觉得跪下来了。喜得此地离城已远，行人稀少，敢先请示尊姓大名？再述我和郑二哥来山东的履历给你老人家听。”

这人冷冷的笑道：“你也毋须告诉履历，我也毋须通报姓名。那郑时枉担了半世英雄之名，自谓经纶满腹，原来也不过是一个好色之徒，将仇人的女骗做老婆。到今日才身首异处，我已嫌他死的太迟了，你还提甚么报仇的话。”张文祥听了，心中好生不快，若在平日见寻常人这



般批评郑时，他必已怒不可遏的和人反脸了。此时因知道这人本领比他自己高，又是曾救他性命的，不敢不耐住性子，说道：“话是不错，我郑二哥好色贪淫，确有应得之罪，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应该是这们不明白的死在忘恩负义的马心仪手里。如果是明正典刑，死于王章国法，我有甚么话可说呢？我报仇之念已决，至死不悔。”这人忽然现出欣笑的样子来，说道：“名不虚传，果是好一个义烈汉子，这里为来庙烧香的必经之地，不便谈话。你将包袱拾夺好了，随我到僻静地方商量去。”旋说旋把披在身上的新衣脱下，交给张文祥。张文祥心里也就安慰了许多，说道：“这衣我原是买给我郑二哥穿的，你老人家穿上既合身，何不就将他穿上？”这人笑着摇头不做声。张文祥知道他是表示用不着的意思，遂不多说。捆好了包袱，仍旧驮在背上，跟随这人走出关帝庙。

到附近一个树林茂密的山里，各自就石头上坐下来。这人先开口说道：“你决心替你郑二哥报仇，自是义烈汉子所应当有的举动。不过你的力量有限，这仇只怕你一时报不了。”张文祥道：“寻常的仇恨，便是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报得了。至于兄弟之仇，是顾不了许多的，那怕因报仇送了性命，我也甘心瞑目，毫无怨悔。并且我看马心仪那淫贼，除了官高势大之外，一点儿能为没有。我的本领果是不济，但自问对付那淫贼，还勉强能对付得下。我只要报了仇，便已完了心愿，也不想在人世苟且偷生了。”说时气忿填膺的样子，两眼火也似的发赤。这人摇着手，从容说道：“这些话不待你说，我是早已知道的。你报了仇再死，我相信你是甘心瞑目，没有怨悔。只是若你的仇



还不曾报得，反被仇人把你的性命害了，你甘心不甘心，瞑目不瞑目呢？”

张文祥道：“我在淫贼衙门里住的时候已不少了，淫贼果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就是满衙门的上下人等，也不见一个稍有能为的人。衙门里的路径门窗，我都熟悉。我逆料取这淫贼的性命，如探囊取物。”这人笑道：“谈何容易，真是一相情愿的话。你知道此刻有在暗中保护那淫贼的人，本领比你高强十倍么？”张文祥不由得露出惊疑的神气，问道：“是甚么人在暗中保护他？像这样的衣冠禽兽，有大本领的人为甚么不杀他，反在暗中保护他？也就大不分皂白吗？”这人道：“各有各的交情，不能一概而论。即如那个郑时，据我们看来，不过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这回被杀得一点不委屈。而你却不顾性命的要替他报仇，若旁人也和你刚才这一般的议论，不也要骂你太不分皂白吗？究竟在这黑暗中，保护那淫贼的是谁呢？我不妨说给你听，这期间有一段因缘，不仅你住在衙门里不知道，就是马心仪本人也不知道，并且连在暗中身任保护马心仪的人，都不知道。”张文祥道：“这就奇了，既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人微微的点头道：“自然有知道的人。我说出来，你就明白了。马心仪的母亲，从小就欢喜斋僧拜佛。而马心仪的父亲，却是一个毁僧骂道的人。这日忽有一个年约二十零岁的尼姑来马家化缘。马心仪的父亲不在家，他母亲因这尼姑生得端庄齐整，说话很在道理，就留在家中攀谈。不料一时天变，雷雨交作，尼姑不能作辞，他母亲便留歇宿。想不到马心仪的父亲回来，见尼姑生得貌美，顿



时起了邪念。半夜偷到尼姑睡的所在，想勒逼成奸。那尼姑在危急的时候，亏得马心仪的母亲来了，夫妻大吵了一场，他母亲将私蓄布施给那尼姑，亲自陪尼姑坐到天明，因此保全了那尼姑的节操。那尼姑是谁呢？当时没有名头，无人知道，就是如今人人钦仰的沈栖霞师傅。沈栖霞因那回在马家受了侮辱，险些儿失身匪人，遂自恨身体孱弱，没力量抵御侵袭，一转念之间，便决心访师学道。到现在修炼了五六十年，已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了。事情虽隔了五六十年，然沈栖霞总觉得受了马心仪母亲解围和布施的好处，应该报答，无奈没有机缘。直到现在，他才推算得是报答的机会到了，特地打发他在襄阳柳仙村收的两个男徒弟，到此地来暗中保护马心仪。他这两个徒弟的道法，虽不算高强，然不是修道有成的人，寻常人无论有多大的能耐，也休想敌得过他。”

张文祥问道：“你老人家知道他徒弟有多大年纪了么？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这人点头道：“两个的年纪差不多，都只二十多岁，你怎么知道的？”张文祥将日前遇着挑豆腐担少年打狗的话说了。这人笑道：“你自问是他的对手么？你所见的这个，年纪比那个略小些，本领也还不及那个。两人每夜轮流值守在马心仪左右，岂容你去寻仇报复。”张文祥诧异道：“这就奇了，马心仪今日才杀我郑二哥，我因他杀了我郑二哥才存心报仇，这是顷刻间的事，如何沈栖霞师傅早已打发人前来保护呢？”这人笑道：“这倒毋须惊讶，我既受人委托，前来略尽人事，只得老实说给你听。你于今虽不认识我。我在几年前，却久已认识你了。我这番是受了你师傅无垢和



尚的托付，特地前来救你的。就因知道你在激于义愤的时候，必不顾利害，去寻马心仪报复。沈师傅的两个徒弟，只知道保护马心仪，他们并不明白你为的是甚么一回事。你是这般把一条性命送在他们手里，岂不冤枉？”张文祥忽然立起身来，说道：“你老人家说出受了我师傅托付的话，就知道必是孙耀庭师叔无疑。”著书的写到这里，又得趁这当儿，将这个孙耀庭的来历叙述一番了。

说起孙耀庭，也可算得是一位奇侠。他是浏阳县人，因小时候生了一满头的癞疮，浏阳人都叫他孙癞子。他的历史，若说给一般富于科学头脑的人听，不待说必叱为完全荒谬。就是在下是个极端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人，当日听人传说孙耀庭历史的时候，心里也觉得好像是无稽之谈。直到后来阅历渐多，才知道孙癞子的事，绝对不荒谬，而拿极幼稚的科学头脑，去臆断他心思耳目所不及的事为荒谬的，那才是真荒谬。

闲话少说，却说孙癞子生长在浏阳一个极贫苦的人家。当他四岁的时分，浏阳地方遭瘟疫，孙癞子的父母同时染疫死了，只丢下一个伶仃孤苦的孙癞子，吃没得吃，穿没得穿，还亏了地方上人凑了些钱，将孙癞子父母安葬了。孙癞子长着一头的癞疮，齜齜得臭不可近，也没人理会他，他父母在日建筑的两间茅屋，不须多少时日不修补，便不能住人了，孙癞子也懒得在茅屋里居住。白天到乡村人家乞食，夜间或是灵官庙，或是土地堂，随处找一个可以藏身的所在安歇。是这般流落了两年，他有十二岁了。一日乞食到一处大作田人家，那家主问了问孙癞子的身世，便向孙癞子道：“你愿意讨饭吗？”孙癞子道：“谁愿

